

土默热红楼文化丛书

土默热 红楼故事新勘

土默热 著 秦轩 编

百年红学研究，迷团重重，难译“荒唐言”
五卷扛鼎力作，石破天惊，妙解“其中味”
土默热红学，四两拨千斤，还历史本来面目
深巷藏烈酒，红梅映寒窗，恰催生绝妙好辞



中国海南出版社

土默热

红楼故事新编

（清）曹雪芹著 土默热编

《红楼梦》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，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。本书以《红楼梦》为蓝本，结合现代文学理论，对原著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和创作。全书共分八卷，每卷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，既有对原著情节的再现，又有对人物命运的深入探讨。本书语言优美，情节动人，是广大读者了解《红楼梦》、感受古典文学魅力的绝佳选择。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土默热红楼文化丛书

土 默 热

红楼故事新勘

秦 轩 编
土默热 著



中国海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土默热红楼故事新勘 / 土默热著. — 北京:
中国海关出版社, 2006.6
(土默热红楼文化丛书)

ISBN 7- 80165 -341-6

I. 土... II. 土... III. 《红楼梦》研究
IV. F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0209 号

出品人：陶济生 高 烽
选题策划：单 颖
责任编辑：张宏巍 胡 茜

土默热红楼故事新勘
土默热 著 秦轩 编

中国海关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 14 号 100013)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雅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：8.375

字数：170 千字 印数：4000

ISBN 7-80165-341-6

定价：21.8 元

海关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

图编部电话：(010) 85271538 85271833-655

发行部电话：(010) 84252703 85271610

出版社网址：www.haiguanbook.com



土默热红学体系指要

秦轩

土默热先生本非治红专家，但以其专攻明清史五十年之功力；一旦涉足红坛，便呈厚积薄发之态，一发而不可收，几年浸润的结果，竟得研红论文一百多篇。通读这些论文，不难发现，先生治红的成果决无拾人牙慧之嫌，既不同于传统的“索隐”旧红学，也不同于现在统治红坛的所谓“新红学”，探微发隐，自圆其说，言人所未言，可谓别树一帜，自成体系。由于不入流俗，很难归类于红学某流派，所以只好另题一名，姑称之为“土默热红学”。

土默热先生的学术活动很繁忙，治红本属业余爱好，所以他的论文，是随着研究思路的跳跃，信手拈来，时断时



续，并未形成一篇总其全部研究成果的文章。如果仅凭对其一篇或几篇文章的阅读，似乎很难得窥全豹；即使全部阅读一遍，倘若不加归纳分析，也不易从总体上把握精髓。笔者不揣冒昧，将土默热先生的系列文章加以归纳综合，形成了这篇“指要”文章，希望对红界同仁能有所启发。文中倘有错解误解之处，敬企土默热先生指正。

一、从历史分析和文学分析中产生了疑问

土默热先生是对明清史研究有成的学者，所以，他读《红楼梦》，自然要用历史的深邃眼光，来分析书中描写的事件和人物。通过对《红楼梦》历史背景和文学背景的深刻剖析，土默热先生发现，《红楼梦》的背景同曹雪芹生活的乾隆中期，无论如何对不上号。因此，不可避免地对胡适先生当年的考证结论发生了怀疑。这一时期，土默热先生先后撰写了《〈红楼梦〉创作背景分析》、《〈红楼梦〉文学考证》、《满纸自怜题素愿，片言谁解诉秋心》等论文，对《红楼梦》的历史和文学背景，进行了详细而又深刻的探讨。

从历史背景看，土默热先生发现，《红楼梦》作品所展示的社会形态，并非乾隆年间的“盛世”光景，而是清初顺治和康熙前期的“末世”光景。土默热先生指出：《红楼梦》书中的所谓“末世”，并不是一家一族的“末世”，而是一个朝代、整个社会的“末世”。在清初江南文人的笔下，把顺康年间称为“末世”决不是个别现象。土默热先生经过认真考证，发现《红楼梦》书中记载的“林四娘”

故事，是发生在顺治二年的事情，居然被作者当作“新题目”。书中通过“真真国女孩子”诗隐写台湾，是康熙初期收复台湾历史事件的折射。书中用民谣形式表现的“护官符”，是康熙朝南北党争时流传的真实民谣的改编。

从文学背景看，土默热先生认为，任何文学作品都不会是作者凭空杜撰，必有其文学传承。明末清初，在中国文学史上涌动着一股言情狂潮，《红楼梦》同《金瓶梅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长生殿》、《桃花扇》等言情文学名著一样，都是这股狂潮中的美丽浪花。《红楼梦》书中提及的戏曲名称和唱词念白，都来源于康熙朝中期以前的作品。书中主人公的异端思想，也是清初“疑经编伪”学术思潮的反映。经过雍正、乾隆两朝的文化整肃，特别是经过类似“文化大革命”的修《四库全书》事件，朝野中表现异端思想的书籍几乎被一网打尽，文坛风气一扫醉心“言情”的绮靡风气，变得正统、严肃而道学气十足。《野叟曝言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小说，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。这一时期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《红楼梦》这样俗艳的文学作品，就像建国后到“文革”结束期间，不可能产生上世纪30年代“鸳鸯蝴蝶派”作品一样。

基于以上分析，土默热先生认为，《红楼梦》虽然是通过曹雪芹之手，在乾隆中期传抄开来的，但初创者不可能是曹雪芹。曹雪芹只能是书中明文交代的“披阅增删者”。红学界普遍接受的曹雪芹为避“文网”而“故弄狡狴”的说法，是自欺欺人，曹雪芹的大名就在书中明晃晃写着，在中

国古典小说普遍不露作者姓名的惯例下，有如此笨拙而莫名其妙的“故弄狡狴”者么？

二、突破口：《红楼梦》与《长生殿》比较研究

比较文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，土默热先生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，就是从比较文学入手的。由于对明末清初的文学史比较熟悉，故此土默热先生内心中隐隐感到，《长生殿》传奇同《红楼梦》小说的关系，决非影响和模仿所能解释。先生对两部作品，重新进行了细致的对比研究，获得了重大突破，为此创作的《怀金悼玉诉情种，寂寥伤怀话石头》一文，是一篇考证《红楼梦》的力作，值得认真一读。

首先，两部作品的言情主题一致。两部作品都宣扬纯情理想而不涉于淫乱。《长生殿》创作中基于歌颂“情种”的理念而“尽删太真秽事”；《红楼梦》创作中针对“皮肤滥淫”而独创了“意淫”理念。两部作品都是“三角恋爱”架构，男主人公都是“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”的性格，经过女主人公的不懈努力，都是在“盟誓”之后，爱情方转为专一。

其次，两部作品的故事结构一致。《红楼梦》的男女主人公是“神瑛侍者”和“绛珠仙子”历劫造凡，《长生殿》的男女主人公是“孔升真人”和“蓬莱仙子”降临人世。《红楼梦》故事发端在“太虚幻境”，《长生殿》故事发端在“月宫仙境”。《红楼梦》有“茫茫大士”、“渺渺

真人”拨弄男女主人公命运,《长生殿》是“天孙织女”和“牛郎真人”操控主人公遭际。

再次,两部作品的悲剧结局一致。存世的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虽然作者有争议,但黛玉殉情、宝玉出走的悲剧下场应该没有疑问;而《长生殿》中太真缢死,明皇在无尽思念中凄惶以终的悲剧结局也是感人肺腑的。有人说《长生殿》月宫“重圆”冲淡了悲剧结局,其实这种天上地下、死生不渝的爱情描写,更加深了悲剧效果。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要如何描写宝黛爱情,不得而知。但不论在人间用湘云代黛玉重圆,还是在太虚幻境灵魂重圆,都有端倪可寻,也都与《长生殿》一致。

除此之外,《红楼梦》中多数新颖的独创概念,都来源于《长生殿》:“情根”的提法,是《长生殿》所创;“双星”的概念,是《长生殿》的典故;“离恨天”、“灌愁海”、“风月司”等名词,出自于《长生殿》;“奇缘”、“情种”等说法,虽非《长生殿》首创,但在文学作品中,却是《长生殿》首先运用的。

《红楼梦》和《长生殿》两部作品,虽然体裁上一是小说,一是传奇;语言上一是白话,一是文言,但两部作品同属文学作品,又如此雷同,《红楼梦》小说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描写手法上,又烙着深深的戏剧印记,前者剿袭后者的痕迹如此明显,却不是一句“影响”所能解释的。因此,土默热先生推断:两部作品很可能出自一人之手。《长生殿》的作者是康熙年间的大文豪洪昇,没有争议,曹雪芹



在世时,《长生殿》已上演了百年之久,因此他绝无可能是《长生殿》作者。惟一可能的结论是,《红楼梦》的初创者,不是乾隆朝的曹雪芹,而是康熙朝的洪昇!

三、《红楼梦》主题与洪昇“家难”关系推论

基于以上推断,下一步顺理成章的工作,就是对洪昇身世的考证;就如同胡适先生当年在“大胆假设”之后,对曹雪芹身世的考证。土默热先生在“洪昇专家”章培恒等人考证的基础上,重新阅读了存世的洪昇著作,以及王渔洋、金埴、僧智朴等人著作中对洪昇事迹的记载,并经过认真的“证有”、“证无”磨合,从而断定,《红楼梦》描写的美丽而悲凉的故事,就是洪昇对自己经历的“家难”的“追踪蹊迹”式的记载。

洪昇出生于杭州一个“百年望族”。《红楼梦》书中表现的“灵河岸上三生石畔”的“花柳繁华地、温柔富贵乡”,正是杭州的准确表达,在地名上具有排他的意义。洪家在明代“赫赫扬扬,已历百年”,但到了清初,由于改朝换代的原因,加之放不下贵族的奢靡生活架子,故此正可谓“外面上架子未倒,内囊上却渐渐尽上来了”。

洪家把振兴家族的惟一希望寄托在洪昇身上。但洪昇却醉心于“花笺彩纸”,一心创作传奇《长生殿》,无意“仕途经济”,就像《红楼梦》书中贾政斥责宝玉的那样:整天留心粉词艳曲,不务正业,使这个“百年望族”面临着继业无人的最深重危机。随着三次“家难”的降

临，洪氏家族这个“百足之虫”，终于“落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

第一次“家难”是“天伦之变”，由于家庭中别人挑拨，洪昇担心“大杖”临身，有性命之忧，遂抛弃了优裕的贵族生活，不得已逃离家庭，寄居北京，过了二十多年的极为贫困潦倒的生活，洪家出现了“子孙流散”危机。第二次“家难”是“破家之难”，由于“三藩之乱”的牵连，洪昇的父母被充军宁古塔，家庭被官府抄没，“呼啦啦似大厦倾”，“昏惨惨似灯将尽”，“百年望族”终于“家亡人散各奔腾”了。第三次“家难”是“斥革下狱之难”，由于在“国丧”期间“聚演《长生殿》”，洪昇被朝廷下狱治罪，并革去了“国子监生”的功名，洪昇从此永远失去了“仕途经济”前程，洪家也永远失去了复兴的最后一线希望。

洪昇与妻子黄蕙是亲兄妹关系，从小青梅竹马，婚后伉俪情深，特别是在三次“家难”过程中，夫妻相濡以沫，共度了多少艰辛岁月。洪昇有两个亲妹妹，兄妹们从小在杭州西溪的“洪园”中，度过了许多吟诗作画，联句酬唱的美好日子。洪家的女子可谓“千红一哭”、“万艳同悲”，两个妹妹出嫁后，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，都年轻轻地就悲惨死去了，洪昇为痛惜妹妹的惨死，不知洒下多少辛酸的眼泪。

从以上考证的事实不难看出，《红楼梦》的悲凉故事，实际上就是洪昇对自己遭逢的“家难”的忠实记载。《红楼梦》故事同洪家的破家经历完全吻合，而同曹家的经历则对不上号。《红楼梦》“作者自云”明确指出，创作此书的



目的，一是把自己“不肖”、“荒唐”之罪，“编述一记”，“告普天下人”；二是记载“当日女子”的事迹，以显得自己家“闺阁中历历有人”，使之不被“湮没无考”。对照洪昇的经历，这两个创作目的不是完全有充分理由么？

土默热先生的系列论文中，有关这方面的考证文章最多，考证得也最细致。如《怀金悼玉诉情种，寂寥伤怀话石头》、《洪昇初创〈红楼梦〉的蛛丝马迹》、《洪昇家族与〈红楼梦〉家族之比较研究》、《甄士隐考证》、《〈红楼梦〉“作者自云”解读》、《三秋挽歌》、《封建大家庭矛盾综合症》、《〈红楼梦〉十个为什么》等。

四、《红楼梦》“闺阁昭传”创作目的与洪昇的“闺友闺情”

《红楼梦》作者开篇就交代，创作这本书的目的，是为了记录当日的“闺友闺情”，是为了使当日心爱的姐妹们得以“闺阁昭传”。作者要“昭传”的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女子，而是“一千女子”，用通俗的话说，是一大帮女子。事实也是这样，书中仅“正册”、“副册”、“又副册”就记录了三十六个女子，更何况还有不入册的众多女子！任何一个高明的作家，要想写好这么多活泼可爱、活灵活现的青年女子，没有生活原型是不可能的，没有同生活原型的长期密切接触也是不可能的。

土默热先生指出，曹雪芹是个独生子，遗腹子，没有亲



姐妹，也没有证据证明有众多的表姐妹，即使有少数几个远亲姐妹，他同这些女子也没有一起长期共同生活的可能，从这一点推论，曹雪芹不具备创作《红楼梦》的基本条件。而洪昇作为一个“百年望族”的承重孙，作为一个风华绝代的翩翩佳公子，青少年时期确实同一大帮同年龄段的、有着很高文化素养的姐妹们有过美好的生活经历，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，既是洪昇创作《红楼梦》的生活基础，也是洪昇创作《红楼梦》的初始动因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还是洪昇《红楼梦》作者身份的有力证据。

除上文提到的洪昇妻子和两个亲妹妹之外，土默热先生以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古典文学功底，考证出《红楼梦》书中“金陵十二钗”“正册”中的人物原型，就是清初活跃在杭州文坛上的“蕉园诗社”“前五子”、“后七子”——十二个活生生的青年女诗人！这些女诗人都出生在名门望族，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；她们的家族都是明朝的“望族”，在清初均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；她们的家庭生活和个人婚姻生活都非常不幸，落得“千红一哭”的共同悲剧下场！这些女诗人与洪昇都是亲姐妹或表姐妹关系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吟诗作画，一起游山玩水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，她们是第一个公开结社的女性文学团体，她们是第一个冲破世俗禁锢公然踏青踏雪、招摇过市的开放女性组织。据土先生考证，她们在结社期间，每个人都为自己取了诗人的别号，并公开出版过个人诗集。她们还不顾社会上的世俗禁区和偏见，公然集体评点汤显祖的《牡

丹亭传奇》！她们经常和表哥洪昇、洪昌等人，一起在西溪的洪园、竹窗、柴门、花坞、山堂、水阁中游玩，春歌桃花，夏咏芙蓉，秋颂芦花，冬赞雪花，联袂寻梅赏菊，一起分韵赋诗。她们一起游玩的这些地方，在《红楼梦》中则被写成了怡红园、潇湘馆、稻香村、蘅芜苑、凸碧堂、凹晶馆等，构成了“大观园”的基本格局。

洪昇因“家难”被迫离家出走后远赴北京谋生，姐妹们也陆续出嫁，由于明末清初那特定的历史和时代原因，她们婚后都十分不幸，有的因为婚姻问题青年早死，有的因为家庭破产痛苦挣扎，有的因为官府抄家妻离子散，总之，这些聪明美丽的女诗人没有逃脱悲剧命运！二十年后，洪昇返回故乡，重新安葬了自己的弟弟妹妹，在祭奠仪式上，洪昇痛哭失声，连续写了六首感天动地的悼亡诗！

土默热先生这方面的考证文章很多，主要见《大观园诗社和蕉园诗社》、《〈红楼梦〉是蕉园姐妹传记性小说》、《妙玉与徐灿》等文章。土先生进行了以上考证后指出，《红楼梦》作者“记述当日闺友闺情”必须同时具备五方面条件：一是作者必须有这么多在一个共同故园生活的姐妹为原型；二是姐妹们必须普遍具备很高的文化素养；并曾经结成文学团体；三是作者与姐妹们必须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和深厚的感情基础；四是姐妹们的命运普遍不幸，具有共同进入所谓“薄命司”的悲剧命运；五是作者必须具有为姐妹们“闺阁昭传”的强烈愿望。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这么多真实地并与这五方面条件完全契合的青年女性人群，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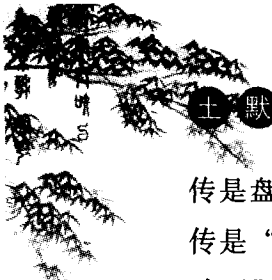
乎是绝无仅有的！只有洪昇和他的姐妹们，具备《红楼梦》人物原型的条件，只有洪昇，具备作者的资格！

五、“大荒山、无稽崖、青埂峰”考证

断定洪昇是《红楼梦》的初创者。那块“自怨自艾”的石头，简单地把《红楼梦》内容同洪昇经历对号入座是不够的，还必须解决作者为什么把自己比做石头，并放置在“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”下，以证明《红楼梦》的作者确实是“这一个”而非“另一个”。否则，封建社会中破家的纨绔子弟多矣，怎么能说只有洪昇才是《红楼梦》的初创者？读了土默热先生的《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新证》、《〈红楼梦〉诗词的离愁情结》、《〈红楼梦〉故事原型考》、《〈红楼梦〉创作的时间、地点、作者推论》、《洪昇创作〈红楼梦〉始末》等论文后，我们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：“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”下的那块“石头”，决无其他人的可能，只能是遭逢苦难后逃到盘山逃禅的洪昇！

据土默热先生考证，康熙二十九年春，洪昇因“聚演《长生殿》断送功名到白头”，遭遇了“斥革下狱”之难后，满腔悲愤，万念俱灰，骑着一头毛驴来到京东一百四十里的盘山，去投奔自己的老朋友——盘山青沟禅院的智朴和尚，倾诉委屈，并通过“逃禅”去寻求心理解脱。盘山的智朴和尚著有《盘山志》，根据这本志书的记载，这里就是“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”！

盘山有“盘古寺”（被乾隆皇帝误写为“盘谷寺”）相



传是盘古开天辟地的“大荒山”；盘山还有“女娲庙”，相传是“娲皇”炼五色石“补天”的地方，山中著名的“摇动石”，传说就是“娲皇”炼后未用的一块。盘山有个砂岭，在明代大文人曹能始的游记中，砂岭地势险峻，而洪昇到此发现，砂岭乃入山坦途，遂向僧众发问，僧人告之：砂岭原来确实险峻，是后来僧众感到入山不便，聚众凿平，辟为坦途的。洪昇遂把砂岭称为“无稽”的悬崖。至于青埂峰，说来更是离奇，就是洪昇所投奔的盘山“青沟寺”的谐音。何以寺庙称为“峰”呢？原来另有极为可信的过硬理由。康熙皇帝曾到盘山游历，在青沟寺谈禅吟诗，心情大为高兴，御笔亲书“户外一峰”四字，赐给青沟和尚。从此文人雅士都称青沟寺为“青沟峰”。

盘山后来不太有名了，但在乾隆朝以前，盘山是天下“四大名山”之一，盘山的掌故文人学子都耳熟能详。后来随着盘山地位的衰落，这些掌故逐渐湮没无闻了。但《盘山志》有详细记载，清初文人的文章中也多有记载。《红楼梦》中使用这些掌故，进一步证实了《红楼梦》的初创者，就是到盘山逃禅的洪昇。土默热先生推断，洪昇在盘山“逃禅”期间，坐在摇动石下抚今追昔，正是产生《红楼梦》创作冲动的最佳时间地点。以“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”下那块“娲皇”炼而未用于“补天”的“五彩石”自况，也正是洪昇被“革去功名”后必然产生的心理反应。《红楼梦》“开卷第一回”就写石头的故事，并说“试遣愚衷”的时间是“奈何天、伤怀日、寂寥时”，写作时正处在“愧



则有余，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际”，充分证明了小说创作的酝酿之初，是在康熙二十九年的盘山。

土默热先生对《红楼梦》书中的诗词经过精心解读，发现其中有明显的“离愁”情结，其中以黛玉诗最为浓郁，经常出现“雁断”、“蛰鸣”、“砧声”、“秋声”、“游子”、“离人”等古诗中描写“离愁”的常用典故。其他如湘云、探春、宝钗乃至宝玉的诗，也不时有“离愁别绪”表现出来，流露一些思亲思乡的情绪。黛玉父母双亡，少小离家，“湘江旧迹已模糊”，也无亲可思。其他女儿和宝玉，就更谈不上有什么理由抒发“离愁别绪”了。

曹雪芹完全没有在书中流露“离愁”的理由，他自小离开南京，南京也谈不上是他的“乡”，所以无由产生乡愁；曹雪芹未闻有同父母长期离别的经历，所以更无由产生“思亲”之愁。其实这种“离愁”正是作者洪昇的真实情绪流露。洪昇因“天伦之变”被迫离乡离家，在燕京漂泊二十多年，期间自己和家庭都多灾多难，思亲思乡的“离愁别绪”，无时无刻不萦绕他的心头。洪昇存世的大量诗作，其中以描写离愁的诗数量最多，也最真挚感人。在“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”酝酿创作《红楼梦》期间，应该是洪昇一生“离愁”最浓烈的时间，下山后洪昇就举家南返了。因此，《红楼梦》诗词表现出与作品中人物不协调的“离愁”，就毫不奇怪了。

